

第七十四回

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

话说费无极心忌伯郤宛，与鄢将师商量出一个计策来，诈谓囊瓦曰：“子恶欲设享相延，托某探相国之意，未审相国肯降重否？”囊瓦曰：“彼若见招，岂有不赴之理？”无极又谓郤宛曰：“令尹向吾言，欲饮酒于吾子之家，未知子肯为治具否？托吾相探。”郤宛不知是计，应曰：“某位居下僚，蒙令尹枉驾，诚为荣幸！明日当备草酌奉候，烦大夫致意。”无极曰：“子享令尹，以何物致敬？”郤宛曰：“未知令尹所好何在？”无极曰：“令尹最好者，坚甲利兵也。所以欲饮酒于公家者，以吴之俘获半归于子，故欲借观耳。子尽出所有，吾为子择之。”郤宛果然将楚平王所赐，及家藏兵甲，尽出以示无极。无极取其坚利者，各五十件，曰：“足矣。子帷而寘诸门，令尹来必问，问则出以示之。令尹必爱而玩之，因以献焉。若他物，非所好也。”郤宛信以为然，遂设帷于门之左，将甲兵置于帷中，盛陈肴核，托费无极往邀囊瓦。囊瓦将行，无极曰：“人心不可测也，吾为子先往，探其设享之状，然后随行。”无极去少顷，踉跄而来，喘吁未定，谓囊瓦曰：“某几误相国。子恶今日相请，非怀好意，将不利于相国也。适见帷兵甲于门，相国误往，必遭其毒！”囊瓦曰：“子恶素与我无隙，何至如此？”无极曰：“彼恃王之宠，欲代子为令尹耳。且吾闻子恶阴通吴国，救潜之役，诸将欲遂伐吴国，子恶私得吴人之赂，以为乘乱不义，遂强左司马班师而回。夫吴乘我丧，我乘吴乱，正好相报，奈何去之！非得吴赂，焉肯违众轻退？子恶若得志，楚国危矣。”囊瓦意犹未信，更使左右往视，回报：“门幕中果伏有甲兵。”囊瓦大怒，即使人请鄢将师至，诉以郤宛欲谋害之事。将师曰：“郤宛与阳令终、阳完、阳佗、晋陈三族合党，欲专楚政，非一日矣。”囊瓦曰：“异国匹夫，乃敢作乱，吾当手刃之！”遂奏闻楚王，令鄢将师率兵甲以攻伯氏。伯郤宛知为无极所卖，自刎而死，其子伯嚭惧祸逃出郊外去了。囊瓦命焚伯氏之居，国人莫肯应者。瓦益怒，

出令曰：“不焚伯氏，与之同罪！”众人尽知郤宛是个贤臣，谁肯焚烧其宅，被囊瓦逼迫不过，各取禾藁一把在手，投于伯氏门外而走，瓦乃亲率家众，将前后门围住，放起大火。可怜左尹府第一区，登时化为灰烬，连郤宛之尸，亦烧毁无存，尽灭伯氏之族。复拘阳令终、阳完、阳佗、晋陈，诬以通吴谋叛，皆杀之，国中无不称冤者。

忽一日，囊瓦于月夜登楼，闻市上歌声，朗然可辨。瓦听之，其歌云：“莫学郤大夫，忠而见诛，身既死，骨无余。楚国无君，惟费与鄢，令尹木偶，为人作茧。天若有知，报应立显。”瓦急使左右察其人不得。但见市廛家家祀神，香火相接，问：“神何姓名？”答曰：“即楚忠臣伯郤宛也。无罪枉杀，冀其上诉于天耳。”左右还报囊瓦。瓦乃访之朝中，公子申等皆言：“郤宛无通吴之事。”瓦心中颇悔。沈尹戌闻郊外赛神者，皆咒诅令尹，乃来见囊瓦曰：“国人胥怨矣！相国独不闻乎？夫费无极，楚之谗人也，与鄢将师共为蒙蔽。去朝吴，出蔡侯朱，教先王为灭伦之事，致太子建身死外国，冤杀伍奢父子，今又杀左尹，波及阳、晋二家，百姓怨此二人，入于骨髓。皆云相国纵其为恶，怨詈咒诅，遍于国中。夫杀人以掩谤，仁者犹不为，况杀人以兴谤乎？子为令尹，而纵谗慝以失民心，他日楚国有事，寇盗兴于外，国人叛于内，相国其危哉！与其信谗以自危，孰若除谗以自安耶？”囊瓦瞿然下席，曰：“是瓦之罪也。愿司马助吾一臂，诛此二贼！”沈尹戌曰：“此社稷之福，敢不从命！”

沈尹戌即使人扬言于国中曰：“杀左尹者，皆费、鄢二人所为，令尹已觉其奸，今往讨之，国人愿从者皆来！”言犹未毕，百姓争执兵先驱。囊瓦乃收费无极、鄢将师数其罪，梟之于市。国人不待令尹之命，将火焚两家之宅，尽灭其党，于是谤诅方息。史臣有诗云：

不焚伯氏焚鄢费，公论公心在国人。

令尹早同司马计，谗言何至害忠臣！

又有一诗，言鄢、费二人一生害人，还以自害，谗口作恶，亦何益哉？诗云：

顺风放火去烧人，忽地风回烧自身。

毒计奸谋浑似此，恶人几个不遭屯！

再说吴王阖闾元年，乃周敬王之六年也。阖闾访国政于伍员，曰：“寡人欲强国图霸，如何而可？”伍员顿首垂泪而对曰：“臣，楚国之亡虏也，父兄含冤，骸骨不葬，魂不血食，蒙垢受辱，来归命于大王，幸不加戮，何敢与闻吴国之政？”阖闾曰：“非夫子，寡人不免屈于人下。今幸蒙一言之教，得有今日，方且托国于子，何故中道忽生退志？岂以寡人为不足耶？”伍员对曰：“臣非以大王为不足

也。臣闻‘疏不间亲，远不间近。’臣岂敢以羁旅之身，居吴国谋臣之上乎？况臣大仇未报，方寸摇摇，自不知谋，安能谋国？”阖闾曰：“吴国谋臣，无出子右者，子勿辞。俟国事稍定，寡人为子报仇，惟子所命！”伍员曰：“王所谋者，何也？”阖闾曰：“吾国僻在东南，险阻卑湿，又有海潮之患，仓库不设，田畴不垦，国无守御，民无固志，无以威示邻国，为之奈何？”伍员对曰：“臣闻治民之道，在安居而理。夫霸王之业，从近制远，必先立城郭，设守备，实仓廩，治兵革，使内有可守，而外可以应敌。”阖闾曰：“善。寡人委命于子，子为寡人图之。”

伍员乃相土形之高卑，尝水味之咸淡，乃于姑苏山东北三十里得善地，造筑大城，周回四十七里，陆门八，象天八风，水门八，法地八聪。那八门：南曰盘门蛇门，北曰齐门平门，东曰娄门匠门，西曰阊门胥门。盘门者，以水之盘曲也；蛇门者，以在巳方，生肖属蛇也；齐门者，以齐国在其北也；平门者，水陆地相称也；娄门者，娄江之水所聚也；匠门者，聚匠作于此也；阊门者，通阊阖之气也；胥门者，向姑胥山也。越在东南，正在巳方，故蛇门之上，刻有木蛇，其首向内，示越之臣服于吴也。南向复筑小城，周围十里，南北西俱有门，惟东不开门，欲以绝越之光明也。吴地在东为辰方，生肖属龙，故小城南门上为两鲋，以象龙角。城郭既成，迎阖闾自梅里徙都于此。城中前朝后市，左祖右社，仓廩府库，无所不备。大选民卒，教以战阵射御之法。别筑一城于凤凰山之南，以备越寇，名南武城。

阖闾以“鱼肠”为不祥之物，函封不用。筑冶城于牛首山，铸剑数千，号曰“扁诸”。又访得吴人干将，与欧冶子同师，使居匠门，别铸利剑。干将乃采五山之铁精，六合之金英，候天伺地，妙选时日，天地下降，百神临观，聚炭如邱，使童男童女三百人，装炭鼓囊。如是三月，而金铁之精不销，干将不知其故。其妻莫邪谓曰：“夫神物之化，须人气而后成。今子作剑三月不就，得无待人而成乎？”干将曰：“昔吾师为冶不化，夫妻俱入炉中，然后成物。至今即山作冶，必麻经草衣祭炉，然后敢发。今吾铸剑不成，亦若是耶？”莫邪曰：“师能烁身以成神器，吾何难效之？”于是莫邪沐浴断发剪爪，立于炉傍，使男女复鼓囊，炭火方烈，莫邪自投于炉，顷刻销铄，金铁俱液，遂泻成二剑。先成者为阳，即名“干将”；后成者为阴，即名“莫邪”。阳作龟文，阴作漫理，干将匿其阳，止以“莫邪”献于吴王。王试之石，应手而开，今虎邱“试剑石”是也。王赏之百金。

其后吴王知干将匿剑，使人往取，如不得剑，即当杀之。干将取剑出观，其剑自匣中跃出，化为青龙，干将乘之，升天而去，疑已作剑仙矣。使者还报，吴王叹息，自此益宝“莫邪”。“莫邪”留吴，不知下落，直至六百余年之后，晋朝张华

丞相见牛斗之间有紫气，闻雷焕妙达象纬，召而问之，焕曰：“此宝剑之精，在豫章丰城。”华即补焕为丰城令。焕既到县，掘狱屋基，得一石函，长逾六尺，广三尺，开视之，内有双剑。以南昌西山之土拭之，光芒艳发，以一剑送华，留一剑自佩之。华报曰：“详观剑文，乃‘干将’也，尚有‘莫邪’，何为不至？虽然，神物终当合耳。”其后焕同华佩剑过延平津，剑忽跃出入水，急使人入水求之，惟见两龙张鬣相向，五色炳耀，使人恐惧而退。以后二剑更不出现，想神物终归天上矣。今丰城县有剑池，池前石函，土瘞其半，俗呼石门，即雷焕得剑处。此乃“干将”、“莫邪”之结末也。后人有《宝剑铭》云：

五山之精，六气之英；炼为神器，电烨霜凝。虹蔚波映，龙藻龟文；断金切玉，威动三军。

话说吴王阖闾既宝“莫邪”，复募人能作金钩者，赏以百金。国人多有作钩来献者。有钩师贪王之重赏，将二子杀之，取其血以衅金，遂成二钩，献于吴王。越数日，其人诣宫门求赏。吴王曰：“为钩者众，尔独求赏，尔之钩何以异于人乎？”钩师曰：“臣利王之赏，杀二子以成钩，岂他人可比哉？”王命取钩，左右曰：“已混入众钩之中，形制相似，不能辨识。”钩师曰：“臣请观之。”左右悉取众钩，置于钩师之前，钩师亦不能辨。乃向钩呼二子之名曰：“吴鸿，扈稽！我在于此，何不显灵于王前也？”叫声未绝，两钩忽飞出，贴于钩师之胸。吴王大惊曰：“尔言果不谬矣！”乃以百金赏之，遂与“莫邪”俱佩服于身。

其时楚伯嚭出奔在外，闻伍员已显用于吴，乃奔吴，先谒伍员。员与之相对而泣，遂引见阖闾。阖闾问曰：“寡人僻处东海，子不远千里，远辱下土，将何以教寡人乎？”嚭曰：“臣之祖父，效力于楚再世矣。臣父无罪，横被焚戮。臣亡命四方，未有所属。今闻大王高义，收伍子胥于穷厄，故不远千里，束身归命，惟大王死生之！”阖闾恻然，使为大夫，与伍员同议国事。吴大夫被离私问于伍员曰：“子何见而信嚭乎？”员曰：“吾之怨正与嚭同，谚云：‘同疾相怜，同忧相救。’惊翔之鸟，相随而集；濑下之水，因复俱流。子何怪焉？”被离曰：“子见其外，未见其内也。吾观嚭之为人，鹰视虎步，其性贪佞，专功而擅杀，不可亲近。若重用之，必为子累。”伍员不以为然，遂与伯嚭俱事吴王。后人论被离既识伍员之贤，又识伯嚭之佞，真神相也。员不信其言，岂非天哉！有诗云：

能知忠勇辨奸回，神相如离亦异哉！

若使子胥能预策，岂容麋鹿到苏台？

话分两头。再说公子庆忌逃奔于艾城，招纳死士，结连邻国，欲待时乘隙，伐吴报仇。阖闾闻其谋，谓伍员曰：“昔专诸之事，寡人全得子力。今庆忌有谋

吴之心，饮食不甘味，坐不安席，子更为寡人图之。”伍员对曰：“臣不忠无行，与大王图王僚于私室之中，今复图其子，恐非皇天之意。”阖闾曰：“昔武王诛纣，复杀武庚，周人不以为非，皇天所废，顺天而行。庆忌若存，王僚未死，寡人与子成败共之，宁可以小不忍而酿大患？寡人更得一专诸，事可了矣。子访求谋勇之士，已非一日，亦有其人否乎？”伍员曰：“难言也。臣所厚有一细人，似可与谋者。”阖闾曰：“庆忌力敌万人，岂细人所能谋哉？”员对曰：“是虽细人，实有万人之勇。”阖闾曰：“其人为谁？子何以知其勇？试为寡人言之。”伍员遂将勇士姓名出处备细说来。正是：

说时华岳山摇动，话到长江水逆流。

只为子胥能举荐，要离姓字播春秋。

伍员曰：“其人姓要名离，吴人也。臣昔曾见其折辱壮士椒邱诩，是以知其勇。”阖闾曰：“折辱之事如何？”员对曰：“椒邱诩者，东海上人也。有友人仕于吴而死，诩至吴奔其丧。车过淮津，欲饮马于津。津吏曰：‘水中有神，见马即出取之，君勿饮也。’诩曰：‘壮士在此，何神敢干我哉！’乃使从者解骖，饮于津水，马果嘶而入水。津吏曰：‘神取马去矣！’椒邱诩大怒，袒裼持剑入水，求神决战，神兴涛鼓浪，终不能害。三日三夜，椒邱诩从水中出，一目为神所伤，遂眇。至吴行吊，坐于丧席，诩恃其与水神决战之勇，以气凌人，轻傲于士大夫，言词不逊。时要离与诩对坐，忽然有不平之色，谓诩曰：‘子见士大夫而有傲色，得无以勇士自居耶？吾闻勇士之斗也，与日战不移表，与鬼神战不旋踵，与人战不违声，宁死不受其辱。今子与神斗于水，失马不能追，又受眇目之羞，形残名辱，不与并命，而犹恋恋于余生，此天地间最无用之物。且不当以面目见人，况傲士乎！’椒邱诩被骂，顿口无言，含愧出席而去。要离至晚还舍，诫其妻曰：‘我辱勇士椒邱诩于大家之丧，恨怨郁积，今夜必来杀我，以报其耻。吾当僵卧室中，以待其来，慎勿闭门。’妻知要离之勇，从其言，椒邱诩果于夜半挟利刃，径造要离之舍，见门扉不掩，堂户大开，直趋其室。见一人垂手放发，临窗僵卧，观之，乃要离也。见诩来，直挺不动，亦无惧意。诩以剑承要离之颈，数之曰：‘汝有当死者三，汝知之乎？’离曰：‘不知。’诩曰：‘汝辱我于大家之丧，一死也；归不关闭，二死也；见我而不起避，三死也。汝自求死，勿以我为怨！’要离曰：‘我无三死之过，尔有三不肖之愧，尔知之乎？’诩曰：‘不知。’要离曰：‘吾辱尔于千人之众，尔不敢酬一言，一不肖也；入门不咳，登堂无声，有掩袭之心，二不肖也；以剑承吾之颈，尚敢大言，三不肖也。尔有三不肖，而反责我，不可鄙哉？’椒邱诩乃收剑叹曰：‘吾之勇，自计世人莫有及者，离乃加吾之上，真乃天

下勇士。吾若杀之，岂不貽笑于人？然不能杀汝，亦难以勇称于世矣！’乃投剑于地，以头触牖而死。方其在丧席之时，臣亦与坐，故知其详。岂非有万人之勇乎？”阖闾曰：“子为我召之。”伍员乃往见要离曰：“吴王闻吾子高义，愿一见颜色。”离惊曰：“吾乃吴下小民，有何德能，敢奉吴王之诏？”伍员再申言吴王愿见之意，要离乃随伍员入谒。

阖闾初闻伍员夸要离之勇，意必魁伟非常，及见离，身材仅五尺余，腰围一束，形容丑陋，大失所望，心中不悦。问曰：“子胥称勇士要离，乃子乎？”离曰：“臣细小无力，迎风则伏，负风则僵，何勇之有。然大王有所遣，不敢不尽其力。”阖闾嘿然不应。伍员已知其意，奏曰：“夫良马不在形之高大，所贵者力能任重，足能致远而已。要离形貌虽陋，其智术非常，非此人不能成事，王勿失之！”阖闾乃延入后宫赐坐。要离进曰：“大王意中所患，得非亡王之公子乎？臣能杀之。”阖闾笑曰：“庆忌骨腾肉飞，走逾奔马，矫捷如神，万夫莫当，子恐非其敌也！”要离曰：“善杀人者，在智不在力。臣能近庆忌，刺之如割鸡耳。”阖闾曰：“庆忌明智之人，招纳四方亡命，岂肯轻信国中之客，而近子哉？”要离曰：“庆忌招纳亡命，将以害吴。臣诈以负罪出奔，愿王戮臣妻子，断臣右手，庆忌必信臣而近之矣。如是而后可图也。”阖闾愀然不乐曰：“子无罪，吾何忍加此惨祸于子哉？”要离曰：“臣闻：‘安妻子之乐，不尽事君之义，非忠也；怀室家之爱，不能除君之患，非义也。’臣得以忠义成名，虽举家就死，其甘如饴矣！”伍员从旁进曰：“要离为国忘家，为主忘身，真千古之豪杰！但于功成之后，旌表其妻孥，不没其绩，使其扬名后世足矣。”阖闾许之。

次日，伍员同要离入朝，员荐要离为将，请兵伐楚。阖闾骂曰：“寡人观要离之力，不及一小儿，何能胜伐楚之任哉！况寡人国事粗定，岂堪用兵？”要离进曰：“不仁哉王也！子胥为王定吴国，王乃不为子胥报仇乎？”阖闾大怒曰：“此国家大事，岂野人所知？奈何当朝责辱寡人！”叱力士执要离断其右臂，囚于狱中，遣人收其妻子。伍员叹息而出，群臣皆不知其繇。过数日，伍员密谕狱吏宽要离之禁，要离乘间逃出，阖闾遂戮其妻子，焚弃于市。宋儒论此事，以为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仁人不肯为之。今乃无故戮人妻子，以求售其诈谋，阖闾之残忍极矣！而要离与王无生平之恩，特以贪勇侠之名，残身害家，亦岂得为良士哉？有诗云：

只求成事报吾君，妻子无辜枉杀身。

莫向他邦夸勇烈，忍心害理是吴人！

要离奔出吴境，一路上逢人诉冤，访得庆忌在卫，遂至卫国求见。庆忌疑其

诈，不纳，要离乃脱衣示之。庆忌见其右臂果断，方信为实，乃问曰：“吴王既杀汝妻子，刑汝之躯，今来见我何为？”离曰：“臣闻吴王弑公子之父，而夺大位，今公子连结诸侯，将有复仇之举，故臣以残命相投。臣能知吴国之情，诚以公子之勇，用臣为向导，吴可入也。大王报父仇，臣亦少雪妻子之恨！”庆忌犹未深信。未几，有心腹人从吴中探事者归报，要离妻子果焚弃于市上，庆忌遂坦然不疑。问要离曰：“吾闻吴王任子胥、伯嚭为谋主，练兵选将，国中大治。吾兵微力薄，焉能泄胸中之气乎？”离曰：“伯嚭乃无谋之徒，何足为虑？吴臣止一子胥，智勇足备，今亦与吴王有隙矣。”庆忌曰：“子胥乃吴王之恩人，君臣相得，何云有隙？”要离曰：“公子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子胥所以尽心于阖闾者，欲借兵伐楚，报其父兄之仇。今平王已死，费无极亦亡，阖闾得位，安于富贵，不思与子胥复仇，臣为子胥进言，致触王怒，加臣惨戮，子胥之心怨吴王亦明矣。臣之幸脱囚系，亦赖子胥周全之力，子胥嘱臣曰：‘此去必见公子，观其志向何如，若肯为伍氏报仇，愿为公子内应，以赎窟室同谋之罪。’公子不乘此时发兵向吴，待其君臣复合，臣与公子之仇，俱无再报之日矣！”言罢大哭，以头拟柱，欲自触死。庆忌急止之曰：“吾听子！吾听子！”遂与要离同归艾城，任为腹心，使之训练士卒，修治舟舰。三月之后，顺流而下，欲袭吴国。

庆忌与要离同舟，行至中流，后船不相接属，要离曰：“公子可亲坐船头，戒飭舟人。”庆忌来至船头坐定，要离只手执短矛侍立。忽然江中起一阵怪风，要离转身立于上风，借风势以矛刺庆忌，透入心窝，穿出背外。庆忌倒提要离，溺其头于水中，如此三次，乃抱要离置于膝上，顾而笑曰：“天下有如此勇士哉？乃敢加刃于我！”左右持戈戟欲攒刺之，庆忌摇手曰：“此天下之勇士也。岂可一日之间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！”乃诫左右：“勿杀要离，可纵之还吴，以旌其忠。”言毕，推要离于膝下，自以手抽矛，血流如注而死。不知要离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